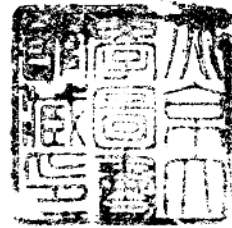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玉池老人自叙

〔清〕郭嵩燾撰

據清光緒十九年養知書
屋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
一六六毫米寬二四二毫米

五五二・史部・傳記類

玉池老人自叙一卷首一卷〔清〕郭嵩燾撰

韓文類譜七卷〔宋〕魏仲舉輯

范文正公年譜一卷〔宋〕樓鑰撰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八卷後一卷遺事一卷〔清〕顧棟高撰

王荊公年譜考略二十五卷首三卷雜錄二卷附錄一卷〔清〕蔡上翔撰

廣元遺山年譜二卷〔清〕李光廷撰

倪高士年譜二卷〔清〕沈世良輯

三三

八九

一二七

二九三

五八五

六五一

玉池老人自叙

壬辰冬銑詒署

光緒十九年春
養知書屋銑板

男焯堂孫本合恭校字

玉池先生遺像



素篋敬繪

傲慢疏慵不失真儘留老態
待傳神流傳萬代千齡後
宣洩人間有此人世不欲殺
宣乃才迂拙頻遭反噬未
學問半通官半顯一生懷抱
幾曾開

玉池老人自題

洲澤郭水芳敬書

合肥李鴻章監陳事實疏

奏爲已故大員學行政績卓然可傳據實監陳

凡例書
應書

恩宣付史館恭摺仰祈

聖鑒事據湖南在籍紳士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前貴州思南府知府周開銘前甘肅甯夏府知府黃自元員外郎曾廣鎔等聯名呈稱原任兵部左侍郎郭嵩燾由道光二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丁憂回籍咸豐初粵匪犯湖南以守城功議敘並

命在籍幫辦團練時故大學士曾國藩守制家居奉

命辦理湖南團練遲回未出該侍郎馳至其家陳說大

義國藩感動始起視師方經費奇絀該侍郎親行各州

縣勸捐集餉創議舉辦通省鹽釐捐局手定章程旋帶

湘勇援前安徽巡撫江忠源於南昌解圍後奉

旨授職編修在江西守城日爲江忠源言賊踞江路宜

製造戰船以備攻剿忠源題其議屬爲草奏得

旨允行其後曾國藩等卒用水師成肅清江面之功七

年回京當差八年入直

南書房九年隨親王僧格林沁赴天津辦防敘功

賞戴花翎旋

派赴山東查辦稅務十年假歸同治元年

特授蘇松糧儲道旋遷兩淮鹽運使時運庫存銀不及

四萬欠解江南糧台及安徽協餉甚鉅到任後詳請各

營配鹽必由運司掣驗提督李世忠擁重兵行私鹽莫

敢詰問至是緝獲並沒其船鹽運大場在任一月欠餉

全清續運銀米以濟皖軍而江南大營支運營鹽隨時

應付移交後任存銀尙二十餘萬其綜理精密如此旋

賞三品頂戴署理廣東巡撫粵中盜船林立師船乏餉

與盜相比該侍郎仿造三板戰船守東江口之石龍攻

破盜村次及北江西江盡斂其船歸官歲省餉需十數

萬粵釐設卡多弊歲入不過七十萬自裁汰歸併歲增

至百四十餘萬又別立籌餉庫以儲捐罰各款兩歲亦

積至二百餘萬此皆實政可紀者五年開缺回籍十三

年

特召赴京光緒元年補福建按察使內遷兵部左侍郎

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二年充出使英法大臣遣

使之初人皆視爲畏途

朝命特以充選在西洋三年考究利病知無不言英國

於南洋開闢新嘉坡一島閩廣人流寓貿易工作者不

啻十萬悉受制於英官該侍郎據約力爭於英外部乃

設中國領事官英埠設華官自此始自是華人得官保

護

護遇事不至見陵其品望最爲西人敬服去任後猶稱
頌弗衰差旋抵滬猝染重病陳情乞休時以不能趨叩
闕廷爲憾每遇交涉艱危旁皇形色嘗言冀多得通知
中外事體之人轉相開諭他日或收其用其秉性忠誠
繫懷時局於此生平廉潔自矢任運司時裁汰規費出
使三年開報公款僅薪水房租兩事其他皆自支銷歸
後家無餘貲惟以書院脩脯自給文章學問爲後進所
宗生平纂述甚富所著禮記質疑四十九卷業已成書
體大思精爲海內通儒推重茲於本年六月十三日在
籍病歿除由湖南撫臣奏報外以臣於該侍郎事蹟知

之最懇懇請奏乞

恩施專差航海呈遞前來臣查已故侍郎郭嵩燾早從
軍旅海歷封圻晚使絕國行能功績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臣早歲卽與相識其後同官京曹同在
兵閒及至江蘇又與共事逮該侍郎充出使大臣與北
洋交涉尤繁故其志行知之獨詳實有不容泯沒者曾
國藩初以憂歸屢奉

詔旨敦促該侍郎以事關大局不容預計利鈍手書面
請至再至三曾國藩感其至誠後每與臣言未嘗不歎
其篤摯惟惻能任事也左宗棠初中危獄以該侍郎之

三

力得全遂至顯用戡定以來論武勳者盛稱曾國藩左
宗棠而二臣之起則該侍郎實推挽之至創釐捐以濟
師練戰船以勦賊尤爲兵餉大政所係皆事成而不居
其功當時將帥爭欲得以爲重自以侍臣乞退出處宜
嚴雖於胡林翼之書招李續宜之奏調竝辭不赴及臣
治軍東下求賢於曾國藩專疏薦達蒙
恩特授江蘇糧道該侍郎始起赴官甫及一年超署廣
東巡撫時當廣東吏治軍務釐務積敝之後該侍郎感
激

知遇自矢澄清履任之初更置將吏百城肅然歲壽餉

四

項贏百餘萬而商民不知擾累尤爲人所難能生平於
洋務最爲究心所論利害皆洞入精微事後無不徵驗
前後條列各件外廷多不盡知病歸後每與臣書言及
中外交涉各端反復周詳深慮長言若憂在己迄今展
閱敬其忠愛之誠老而彌篤且深歎不竟其用爲可惜
也該侍郎初官翰林卽以文章負天下重望於學無所
不通而尤善言禮曾國藩嘗謂先王脩己治人經緯萬
彙惟在於禮故於

國朝儒生通顯者獨推故尙書秦蕙田王引之該侍郎
所著禮記質疑一書折衷經淹貫三禮括歷代制度

之大得諸家訓詁之通實兼秦蕙田王引之二家所長卓然禮學大師爲當代所僅見道光初故大學士阮元督粵始作學海堂以課士及該侍郎爲巡撫增設條教額門之學成就尤多粵士稱爲百年以來兩人而已伏念該侍郎服官中外歷著勤能

聖朝軫念前勞自有

恩卹之典至其政績學術卓絕可傳應請

旨宣付國史館竝

飭下湖南巡撫錄其所著書咨送史館以垂不朽伏讀

乾隆十七年二月

五

上諭以故禮部尙書韓奕碩學績文加恩追諡又乾隆三十四年四月

上諭原任刑部尙書王士禎積學工詩從前未邀易名

宜示褒榮以爲稽古者勸各等因欽此咸豐十一年曾

國藩爲前太常寺卿唐鑑代遞遺摺以其宿學忠敬籲

請

特旨賜諡蒙

恩允行仰見

先朝激勵儒脩一時傳誦以爲文臣之至榮郭嵩燾經

術政績視韓奕等殆尤過之可否

特予褒嘉以勸學行出自逾格

恩施非臣所敢擅請所有已故大員事蹟可傳請

旨宣付史館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六

南海洗寶幹記平髮逆汪海洋事

殺廟御極之三年官軍克金陵餘匪竄浙其明年左文
毅公以平浙之師追賊入閩九月賊破漳州僞康王汪
海洋率悍黨二十餘萬竄粵東是時今少司馬湘陰郭
公攝撫策賊必入海飛檄總鎮卓興以舟師駐汕頭
按獲夾板船十數艘礮械火藥無算拘賊鞠之皆購自
外洋計將襲取臺灣不得逞乃折而北竄公以重兵扼
長樂戒諸軍勿輕進以待左軍十二月賊陷嘉應州州
距境皆山蓋絕地也旋奉三省會剿之 命丙寅春正
月左軍自漳州至鮑武襄公一軍自江西出九龍嶺公

七

以所獲軍火分解左鮑二軍並濟之餉約師期定合圍
之策二月二十八日誘賊壅戰殲之於黃沙嶂陣斃汪
海洋髮逆平左軍凱還粵兵堵禦之力也方賊之起也
建瓴五嶺之脊下長江破金陵踰淮而北所過名城望
風而靡獨長沙一隅與之堵柱而名將屢蹶長圍再潰
東南糜爛勢岌岌不可終日湘鄉相國方讀禮家居
朝旨敦促以所遇多齟齬不卽決公力贊其行澄清之
局遂定其所建畫如設東征局給軍興創造師船賊不
得逞志於長江皆關係安危大局及是金陵底定而釜
底游魂復狡焉思逞爲海外扶餘之計微公之力不但

餘孽未淨 廟算重慶且使海疆失一重鎮庭戶之地
寇敵交虞尙堪問哉故論者謂髮逆之平始於湘鄉相
國而終於左文襄實公始之終之也事平以預借甘餉
故忤左帥公亦去位故其功不著而粵人至今稱道弗
衰嗚呼公之經濟文章卓越今古而弗以知兵名蓋其
運籌決策洞燭幾先而預誌其後不與行間爭赫赫之
功故靡得而稱也幹粵人習聞其事又以所舉動關大
局不止吾粵受賜爰記其實復究極兵事之終始以
俟世之論定云

八

合肥李鴻章兵部侍郎郭公墓表

光緒十七年六月十三日兵部侍郎郭公考終里耶越三月卜葬於飄峰之塋明年冬公之孤以公終制乞表墓之文公諱嵩齡字伯琛又字筠仙上世繫出南唐廣國公暉至明占籍長沙之湘陰曾祖熊祖世遵縣學生父家彪有懿德曾文正志稱春坊府君者也妣張太夫人三世封贈如官公幼而忱恂端視繩行於書罔不綜既交於文正商業督過益造淵濶而日學於禮以爲禮者徵實之書天下萬世人事之所從出得其意而萬事理於是研鍊歲月爲禮記質疑一書括歷聖創制之鉅

九

會諸儒訓義之通經緯萬端幽樛微漠鬱然爲禮家大師其爲文敦穆衍裕深有禮樂之意而不侈緝飾著書百餘卷皆碑實用海內通碩咸斂手推服儒行而忽其政若身世所歷曲艱則亮者尤罕也公以道光丁酉鄉中式丁未會試中式改庶吉士以赴援南昌功授編修 朝直南書房聲實赫起公卿間九年出參僧忠親王天津軍事旋 派查山東稅務有所尼假歸不出同治初予治軍東下始薦公授蘇松糧儲道遷兩淮鹽運使尋 賞三品頂戴超署廣東巡撫復罷歸越九年起爲福建按察使以候補侍郎 內召署兵部侍郎

總理各國衙門行走兼署禮部侍郎充出使英法大臣尋授兵部左侍郎報滿遂致仕闢精舍優游寢述十三年年七十四卒咸豐之初湖南兵事起英文鉅武繼踵而興公周旋其間未嘗自奮於戎旅而籌濟釐餉設水師隨事參畫深閔卓煒用濟大功多公始策是時

朝廷責文正治團練不逮出而左文襄中危獄甚急其始終敦勉調護以輔成光融勳烈贊公之功公於仕宦澹然若無與而職分當盡必有以自立其爲運使會治巨臬私販不爲威懾掣配銷引月增課入以濟軍實爲巡撫能治盜尤銳意釐餉商征立籌餉庫以備捐罰公

十

私充濫法成令修及使英法堅據信約不懌不吳奏設新嘉坡領事以衛商英卑有華官自此始歸裝無餘財標望岸異爲西人所禮重 國家持常格以馭世故人之成虧自定於世物錯互之際公以儒臣負宿望濡迹匡時一時交議以爲依世違道失所素守卒其駁智宏作暌時命以自見者曾無所標毀然考其致歸焉能謂究厥遇哉公娶陳繼娶錢先後封夫人妾鳳梁子三剛基夙慧早逝焯瑩立瑛孫二本含本謀曾孫二子與公同歲生交夙也繼從文正於祁門一旦有所拂馳去公挽予於江淮之間責以幹時之重大義相許其忍弭忘

用揭學行治行爲異世式且以慰九江惓惓之忠光緒十九年歲在癸巳仲春之月

主

長沙王先謙兵部左侍郎郭公神道碑銘

公諱嵩燾字伯琛筠仙其自號晚更號玉池老人築室曰養知書屋學者又稱養知先生湘陰郭氏余昔爲公弟意城先生碑銘既詳其世系矣公自幼端慤有成人之度稍長游學嶽麓書院與湘鄉曾文正公國藩劉公蓉相友善切劘以道義於書靡不通究雖蓬戶獨處其意淵然以天下爲量尤自厲勤苦質直好義必忠必信矢之終身蓋其得於天性與自力於學者如此由縣學生中式道光丁酉舉人丁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回籍丁父母憂粵寇起犯湖南曾公以侍郎居憂奉

主

詔辦理團練未出公至其家陳說大義曾公感動起視師時苦費細公爲親歷郡邑勸捐濟饑並請於巡撫開鹽釐捐局商定章程大局遂振賊圍江西省城公率勇馳援言於江忠烈公忠源賊踞江路勢盛官兵無船宜造戰船備攻勦江公遣之公爲草奏奉旨允行後曾公用舟師踏賊金陵由公發其端也江西圍解論功授編修回京供職入直南書房咸豐九年隨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辦理天津海防賞花翎命赴山東海口察辦稅務引疾歸同治元年特授蘇松糧儲道擢兩淮鹽運使賞三品頂帶署廣東巡撫嘉應州賊

平晉二品頂帶五年解任十三年 特召赴京光緒元年授福建按察使尋 命以侍郎候補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充出使英法大臣補兵部左侍郎差旋抵滬以病免公之官運使也時庫儲垂罄兵餉積懸公具詳總督請各營配鹽由運司掣驗提督李世忠擁重兵行私鹽莫敢何問公遣人緝獲入官運政大暢餉給庫充粵盜艇多師船與盜比爲商旅害公別造戰艦領以能將破東江石龍盜村遂收汰師船次及西北省河悉斂歸官歲省餉十餘萬裁釐卡以杜中飽增入數十萬別庫儲捐罰款不領於經費者糧道司之兩歲亦積二

主

百餘萬其綜理精密多此類嘗以 國朝二百年來休養生息民物熾豐聲教訖海外環地毳諸國羣集戶庭非撻伐所及旣以違言積費隱忍曲全臣子與 國爲體當深思因應之宜力戒宋明紛囂積習以弭近憂而宏遠謨故其與外人交一持公誠屏氣矜罔不歸於和劑於必應辨難者仍據理直爭無假借西人咸敬服焉自海外歸十三年以光緒十七年辛卯六月十三日卒於家距其生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三月七日年七十四夫人同邑陳氏繼室太倉錢氏妾周氏鳳氏梁氏李氏子三剛基陳出能文早卒焯堃鳳出縣學生立瑛梁出

女五適左周李其二殤孫本含本謀縣學生曾孫道傳道伊公廉介不苟得任運使時書吏白收數倍前相什例可支匱費萬餘金公曰此偶然耳卽久任未必能如是行事當令後人循守今多取後援爲例適階之厲也不許出使三年取諸公者唯薪水屋租二事律已厚而待人寬嘗言廉者君子以自責不宜以責人惠者君子以自盡不宜以望於人時以爲名言歸後主講城南書院兼闢思賢講舍曾公祠東祀船山王子與學者肄習其中啟迪後進如不及尤以扶植善類獎拔孤寒爲己任歿後多流涕者生平撰著大半散佚存者禮記質疑

西

四十九卷大學質疑一卷中庸質疑二卷訂正朱子家禮五卷養知書屋文集二十八卷詩集十五卷奏疏十二卷讀書記若干卷湘陰縣志三十四卷會合聯吟集一卷家譜十卷已刊行其未刊者周易釋例四卷毛詩餘義二卷綏邊徵實二十四卷官書若干卷尺牘若干卷公自卜兆縣東七十里老衛坡之陽首已趾亥葬以歿年九月九日焯堃等涕泣請銘其墓道之神廼爲銘曰

謂公弗顯聯翩節麾志業宏多欲如未施眾榮我茂趣與世睽思以先覺覺彼後知利在 國家豈圖其私暨

猶可行州里或疑匪誠未至人心積懾 召歸輟駕遽
疾江湄 天日掩照時命孔哀心不負 君魂清魄夷
孰聞天馬徒戀傲帷噉爾風節百世之師文章滿家鸞
鳳其儀謗與身臧積久彌輝攷三不朽視此穹碑

五

漢陽黃嗣東湘陰郭公墓誌銘

光緒十有七年夏六月乙巳前兵部左侍郎郭公薨於
里第葬有日矣遺孤焯瑩以狀乞銘嗣東辱公知深不
獲辭按狀公諱嵩燾別號伯琛字筠仙晚號玉池老人
少篤敬補諸生能文游嶽麓與湘鄉曾公國藩劉公蓉
善以希文明道相期許丁酉舉於鄉丁未成進士改庶
吉士粵盜起曾公以侍郎居憂 詔起視師曾公疏辭
公馳止之又建言練舟師論功授編修還朝直南書房
西夷寇天津 命參僧親王軍事王欲戰公諫弗聽引
疾歸遂有熱河之狩曾公督師江淮以書招致公及劉

六

公命主藏曰二君不會卒無所取其廉介多類此同治
元年授江蘇糧儲道遷兩淮鹽運使得降酋私販狀置
之法且請配銷軍食月增課數十萬金諸軍騰飽擢廣
東巡撫以計降盜艘三江始通設局征商歲入數百萬
民安其業盜有掠夷舶者檄吏捕之羣夷悅服以飛語
罷 上卽位起福建按察使未幾法人通滇路巡撫使
要殺之訟諸朝擢公兵部左侍郎充出使英法大臣居
海外三年論事必以理勝新嘉坡華人億萬處於役請
設華領事官英夷以公故許諾國主見公必去冠及歸
圖形爲別至滬上疾作遂致仕歸聞講舍曾公祠西偏

祀船山王子與學者講習其中不更攷定高下而厚饒之湘長吏大事必諮公公知無不言販夫走卒以情告者謀之亦必以忠寢疾爲遺令數千言喪祭勿得過先人不計不用浮屠法子孫不得乞 恩請卹卒年七十有四著經說詩文百餘卷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子三剛基配陳夫人出早卒焯瑩鳳孺人出立瑛梁孺人出繼配錢夫人無出孫本含本謀曾孫二女五殤者二餘皆適宦族將以九月九日葬公湘陰縣東關下蔭墩之陽銘曰

謂公晦兮海邦仰止謂公顯兮三仕三已公歸兮與道

七

終始泣涕銘公兮如江水

吾年踰七十精力衰耗已極疾病顛連累月踰時自度無長視久生之理諸子諸孫幼弱不諳人事恐一旦委溝壑一切應行事宜茫然莫知所措及吾年之未盡預爲之程式使有所循守不敢求豐亦不敢過示儉約要及吾分而止一二親友或有以爲宜稍從豐者是使吾有越分之譏吾子孫又有違及教令之咎幸明理之君子爲論止之

吾年二十五館辰州爲吾父母治辰杉棺二具時父母年始四十七八也吾自粵東歸始自治棺年踰五十矣其後言湛甫見贈楠木一兜匠者謂可治一棺乃更爲

自敘

十

之是棺具有加於先人遠矣其餘斂具自矢遞減先人一等以吾位侍郎不能不襲朝服已早自製備用功細加以畫綈衣凡七襲用舊袍袷取與吾身相習裏衣皆然不別製新衣含用碎玉一方朝珠用檀香木此外皆不得納入吾棺

吾父母皆用絲絲斂下至子婦皆然此飾終第一要義吾亦當仿行之七星板下湘俗用石灰吾父母竝同省城用石膏子婦在省城亦用石膏吾當仍用石灰以從先人之後或謂石灰於逝者不宜吾旣施之父母矣不能不改易也

東漢最重氣誼父喪致客車數千輛著之史冊以爲美談然子孫以榮其親可矣於逝者何加禱也吾素寡酬應年來朋舊彫落往來知好尤少學行聲名無關時俗輕重無庸計告親友以滋唁問之煩三日成服傳知本家及一二至親並於靈前行禮其他親友概不通報徒使諸老輩奔走來臨相與歎息以重吾心之咎於事爲非宜也

官至二品以上例須具呈撫部據情入奏爲一品官應有飾終典禮或

加恩賜諡二品官亦時邀職典要視其生平所樹立或

自敘

有勞蹟可以希恩或

朝眷素優竝應由本省奏報吾自分不敢希冀及此除子孫呈報丁憂外無庸另行呈報以滋公牘之煩

往嘗憾告曾文正公吾人生世要爲天下不可少之人

纔算全德要爲一家所可少之人纔算全福此語惟文正公足以當之吾則反是乞病家居終老無休息之日

常與家人約子孫學問有成列名科甲有年世寅好之誼行計受弔一聽所爲若徒以吾曾任仕宦義當受弔

則吾自問生無德於人沒無聞於世七十生辰勞親友餽遺致賀此心常懷耿耿豈可更勞親友之弔問除照

常例斂殯一依湘俗每七日一祭奠焚楮鏹滿七營葬或就期安葬先後定日一隨所宜不散計不開堂親友枉祭隨時畱一飯可也

大清會典參考古禮爲之喪禮尤多沿古義惟初祭大祭爲今制儀制稍繁民間沿之爲家奠士喪禮朝夕奠外有朔望殷奠蓋士大夫三月而葬則殷奠爲多也今葬皆擇日遲速靡常惟能隨葬期爲家奠而已古今禮不相襲亦勢爲之也今更爲依七祭奠通已葬未葬言之情所宜盡義所應爲不必盡依世俗通行之禮也今世於喪禮煩費爲多動引孟子之言君子不以天下

自敘

儉其親孟子之言自爲棺槨埆身之物言之未嘗及賓客筵席之盛鋪陳事物之繁今當於出殯前二日行家

奠禮前一日題主擇子弟輩能書者爲之刪除一切繁文而仍準今之禮酌時之宜庶爲心安理得

延僧誦經謂之超薦實無所取義至沿釋氏道場之名

演之以儒禮尤爲悖禮一應紙紮爭奇鬪巧煩費無謂

吾於釋氏之說亦頗能知其大意而深不喜爲福田利益之說婦女輩持此說者當以正義諭之

自少奔走衣食中年以後又經兵亂出入軍幕蒙被國恩生平所以自命必求有益國計民生而尤以抱

道自重爲心未嘗敢稍自貶損而在官無友朋之助門人子弟亦無相從聞知其本末者子孫皆幼無所知鄒康成有言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略就經亂以來四十年事稍撮其大要庶使區區一生行誼稍存其崖略其有能表而傳之亦聽之後世子孫非吾所敢知也

吾自通籍後連丁父母憂又值粵匪之亂遂不復以仕宦爲意而於經營國計保衛地方無敢稍釋於心始終未一任事而在湖南籌兵籌餉一皆發端自鄙人曾文正公始出提用經費支絀百端因議勸捐曾文正公意難之乃以商之益陽周壽山甯鄉廖子城皆允諾自

自敘

四

請一行甫及一月捐得十餘萬金文正公大喜黃南坡任鑄礮私設釐局常德嵩燾以爲此籌餉之一大端言之略文忠公開辦通省釐捐自長江梗塞淮鹽不至因請借行粵鹽爲粵督所持又請准鹽假道浙江江西爲浙撫所持會嵩燾赴援江西塗遇販鹽者經歷賊卡節節收稅出示所存稅單曰此卽釐捐章程也急寓書湖南開辦鹽釐乃稍添設各卡局曾文正公辦理軍務終賴此三項以濟軍食而湖南亦恃此以爲富強之基支柱東南數省張石卿中丞初募湘勇令羅忠節公王壯武公各立一營曾文正公用之清辦土匪旋令朱石翹

自敘

五

率以赴援江西嵩燾以江忠烈公在圍同赴援至卽從忠烈公住章江門城樓每獲賊就城樓研訊時城外僅文孝廟一賊壘廣數十畝問駐兵幾何曰不駐一兵官兵攻壘調隊站牆而已問何故曰壘祇三面瀕江一面無牆人皆舟居問賊船幾何曰十餘萬因告忠烈公自賊東下馳突長江惟所侵踞官兵無一船應之非急治水師不足以應敵忠烈公大激賞卽屬嵩燾具疏稿上之推求廣東兵船曰長龍曰快蟹大者曰拖罟列次三項名目請湖南湖北四川任造船廣東任購礮此長江水師之議所由始也曾文正公因以造船自任移駐衡州嵩燾歸謁文正公衡州商定營制立水陸各十營湘軍之興亦自此始數爲文正公言黃南坡幹濟才且歷事多宜召與商議文正召至衡州令閱視水陸各營告曰陸營雖有把握水師不能逆計也南坡報曰以某觀之陸營不如水師之可恃省城設立各營規模略同未足制勝水師獨開一局面度賊船必不能及可以任戰惟長江港汊紛歧師船遲重不能轉側江南水師有所謂三板者每營必得十餘號以資梭巡港汊文正公急令每營添置三板十艘至岳州與賊戰專用三板於是長龍諸船盡變而爲三板酌留數艘安老營坐鎮益兵

事初起兵餉二者多由嵩燾冊議開辦此皆實事之可紀者

曾文正公典試江西奉太夫人諱南歸時賊方圍長沙文正公旋奉

旨督辦團練解圍後嵩燾馳弔文正公家至湘鄉縣城朱石翹方爲縣宰爲發官夫兩班凡百二十里用夜半抵文正公宅則已具疏力辭竝械致張石卿中丞力陳不能出之義專使赴省束裝將行矣嵩燾力止之不可乃以力保桑梓之誼言之太翁召語文正公以嵩燾之言爲正卽時收回所具疏定計赴省其後鄂督以總兵

自敘

本

樊燮呈訴湘撫具奏牽及左文襄錢蔣江副憲典試湖北卽交查辦嚴責左文襄歸案審訊嵩燾時入直南書房以爲左君去湖南無與支持必至傾覆東南大局不復可問同直潘伯寅尙書悉用其語入奏奉

旨左某是否仍應回湖南巡撫衙門辦理事件抑應飭令帶兵之處著曾某查明覆奏文正公遂奏令募勇專任浙事不復就訊湖北文正文襄一時元勛發端一由鄙人乙亥秋由閩泉內召道天津與合肥李傅相言及此傅相驚曰吾之出亦由君君憶之乎嵩燾茫然不能應傅相曰文正公駐師祁門以皖南失陷劾李次青

吾力爭之不能得憤然求去文正公以吾簡放延聲道宜赴官立遣之行時沈文肅家居械詢福建情形復書言閩事糜爛君至徒自枉其才耳力止之嗒然同合肥不復有他望矣會接嵩燾書力言此時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試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誰可因依者卽有拂意終須賴之以立功名仍勸令投曾公讀之忤然有動於心乃復往祁門從文正公三人者中興元輔也其出任將相一由嵩燾爲之樞紐亦一奇也

自敘

七

爲限制而吾與霞老數年中未嘗支用一錢亦與文正公約奔走効力皆所不辭惟不樂仕宦不專任事不求保文正公如其言始終不一論薦陳雋臣中丞常言在文正公幕惟此三人無私利之心而卒皆至巡撫雋臣本有戰績亦屢得保其從事文正公紀功敘勞皆所不及而合肥傅相賂文忠胡文忠李勇毅各有論奏卒蒙朝廷特簡吾與霞仙中丞二人而已

吾於洋務考求其本末與歷來辦理得失證之史傳以辨知其異同自謂有得於心不獨漢唐以來邊防夷狄之患能知其節要卽三代以上規模亦稍能窺測及之